

伊娜索的爱情

王平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Yinasuo de aiqing

伊娜索的爱情

王 平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00 千 插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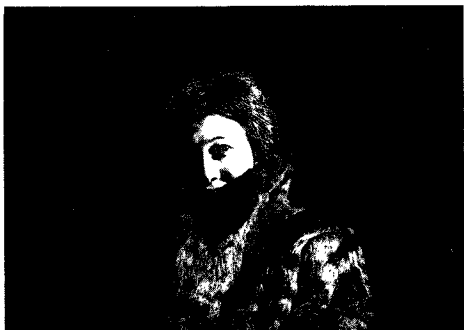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80册

ISBN 7-204-00510-4/I·80 每册: 4.65元



王平，原籍河北省景县，1946年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曾当过汽车司机、工会干事、旗文化馆创作员，现在呼伦贝尔盟文化处工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小说散文集《猎村纪事》、《带刺的玫瑰》，并创编电视剧多部。



《主角是谁》中之女主角柳眉（杜莉莉饰）

《阿乌娅》中之女主角扮演者李娜





《伊敏河畔》中之诺莉（玛德尔玛饰）

《鄂温克畅想曲》剧照



《路边有对造班房》剧照



《年轻的监票站长》剧照



序

《伊娜索的爱情》一书出版我很高兴。在当前出书难的情况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着意扶持中青年作家，决定出版王平同志的电视剧本集，是颇为值得称道的。

我初次见到王平是一九八三年内蒙古电视台在包头市召开的首届全区电视剧本讨论会上。那时他刚调到呼盟文化局从事创评工作。人很平和，言语不多，很象一个纯朴的工人。我从熟悉他的人那里得知，他高中毕业后来到我区大兴安岭，在根河林业局生活了十五个年头。工作之余，刻苦学习，坚持业余创作，已出版了小说散文集《猎村纪事》，成为区内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而在那次的讨论会上，他又推出了根据自己同名小说改编的《阿乌妞》电视脚本，因其构思新颖别致，宛如一首赞颂狩猎民族鄂温克生活的散文诗，从而成为惹人注目的作品之一。这个电视剧本很快便发表在由国家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文艺》一九八三年五月号上。这也是王平同志走上从事电视剧创作道路的良好开端。

一九八五年，王平的第二部小说散文集《带刺的玫瑰》出版后，他便暂时停止了小说散文的写作，集中全部精力、孜孜不倦地写起电视剧来。短短的四年里，创作了《吹口弦琴的人》、《伊娜索的爱情》等十余部作品，大部分发表于区内外各级刊物上，其中《主角是谁》、《阿乌妞》、《年轻的监理站长》、《道班的故事》和《鄂温克畅想曲》等五部电视剧分别被内蒙古电视台、辽宁电视台和北京电影学院先后搬上屏幕。《年轻的监理站长》曾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萨日伦二等奖；《道班的故事》

等三部电视剧曾在中央电视台转播，并获得好评。这些作品，多是反映大森林及居住在那里的林业工人和狩猎民族——鄂温克人民的劳动与生活的，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生活底蕴极其厚实和丰富，并从不同角度多方面地讴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在观念形态、精神风貌和道德情操等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纤细的笔触、细腻的描绘，完美地塑造了一批改革新人物的鲜明形象。同时，他特别重视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把边疆民族古朴的传统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熔为一体，既具有香醇的传统韵味又有崭新的时代意识，准确而恰当地写出了大森林的壮美以及战斗在那里的人们的粗犷豪爽和纯美善良的心灵。对把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崭新的电视艺术相结合的课题作出了新的尝试和大胆的探索。他确实留下了一步一个脚印的真切标记。

当然，勿庸讳言，王平的作品还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有些作品尚嫌单薄，文笔有时也显得拘谨，缺少豪放和锐利。但我深信，他会不断努力，调整自己的节奏，逐步提高思想、艺术修养，勇敢地向高层次进军，创作出更加成熟和完美的作品来。

我衷心地期待着王平同志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我更迫切地期待着有更多的文学艺术家拿起笔来为电视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努力耕耘，并取得丰硕果实。

珠兰琪琪珂

一九八八年夏

目 录

阿乌姐.....	1
吹口弦琴的人.....	27
主角是谁.....	45
伊娜索的爱情.....	82
女技术员和老憨.....	116
路边有对道班房.....	134
密林深处.....	192
伐木工的妻子.....	230
年轻的监理站长.....	261
鄂温克畅想曲.....	307
达斡尔奏鸣曲.....	386

阿 乌 妞

鄂温克民族乐器“木库莲”的弦片轻轻拨动，象山泉叮咚流淌，在古老的阿尔巴基嘎民歌的旋律伴奏下，响起了女高音优美的、抒情的歌声（代替画外音）：

大兴安岭的深处，
是驯鹿和落叶松的故乡。
贝尔茨河畔啊，
世代住着狩猎的鄂温克。

大兴安岭的深处，
是驯鹿和落叶松的故乡。
仙人柱里啊，
世代住着勇敢的鄂温克。

歌声飘过山峦迭嶂，莽莽森林。一条山溪象白带缠在主峰的腰际。

枕山靠河的山坡上，远看如点点白帕，走近一看，是宛如蘑菇状的鄂温克猎民住宅“仙人柱”。

绿树环抱中显出一栋栋“木刻楞”房舍。

红砖瓦房，宽敞的街道两旁的高压电线杆，现代化建筑的民族宫、小学、商店、医院……

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在林海的盘山道行驶。

车辆旁不断闪过高耸入云的落叶松和挺拔、隽秀的白桦。

山坡上，长着树杈般长角的驯鹿，悠然地啃着苔藓。松鼠从树上跳到地上，唧唧地叫着。

树梢上的猫头鹰眯着眼睛。草地上惊慌逃窜的狼群，突然停下来怔怔地看着吉普车……

二

鄂温克猎民乡政府办公室。

头发斑白的老人热情地伸出手：“我是这里的乡长，欢迎你啊！小徐。怪不得昨晚篝火笑，今天准有贵客到。”老乡长在桦皮壶里倒出一杯滚烫的茶，“按我们鄂温克的规矩，先喝杯驯鹿奶茶吧！”

小徐接过茶：“谢谢！”一边掏出介绍信。

老乡长看过介绍信，又高兴、又有点遗憾地说：“你是搞森林植被的，我们正要绿化这里的荒山，你要不要到猎场去看看？可惜春季猎民大会刚开过，男猎民都上山了，派一名女向导吧，到附近几个猎场转一转！”

小徐自言自语：“我虽然是搞森林植被的，但只是停在书本上，对森林还充满神秘、恐怖，对住在这儿粗犷剽悍的民族也有几分敬畏和惧怕。”

老乡长风趣地说：“小伙子，你这是不熟悉，等你了解了这个地方，怕真会爱上了呢。我们这儿，女人自古就和男人一样狩猎！”

“不，不！”小徐连连摇头，“我想——那么大的森林，还有野兽，让一个女同志带……再说一个女同志伴着我一个男人，也不方便！”

老乡长笑了：“小青年还封建？”善良的眼睛眨了眨，“徐同志，那你在招待所，我尽快找一个男向导来。”

乡政府招待所。

小徐吃过午饭，躺在床上忐忑不安地等老乡长的回音。

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小徐拿起电话：“我是小徐，那好，谢谢老乡长，我马上去。”

乡政府办公室。

老乡长笑眯眯地向小徐点点头，用鄂温克话和桌子对面的一个高个子猎民讲着话。

老乡长：“咱们鄂温克是好客的，你一定待好！”

那人点点头。

老乡长：“要有个闪失，我找你算帐。”

那人摇摇头，意思是说不会有闪失。

老乡长：“吃饭、住宿都要准时，别把客人饿出病来！”

那人一笑，投去“你放心”的目光。

老乡长：“开始都客气，不好意思吃，把列巴泡在茶里。”又叮嘱道，“北京人喜欢喝花茶，你去买些好花茶！”

那人认真地点了一下头。

（特写）小伙子宽肩膀，身穿犴皮甲克，脚穿齐哈密（狍皮高腰翻毛靴），斜挎猎枪，腰系猎刀。

这个人不算魁梧，长得还算英俊清秀，他不象一般鄂温克男人那样粗犷、脸色黝黑和皮肤白皙。

老乡长：“小徐，来认识一下，这是你的向导阿乌牛！”

小徐伸出双手：“麻烦你了，阿乌牛同志！”

阿乌牛轻轻一笑伸出手。

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小徐抽出手，拍着阿乌牛的肩膀：“伙计，你的手瘦小，可象一把钳子那样有力，握得我生疼！”

阿乌牛对着苦笑的小徐，调皮地挤挤眼睛。

老乡长递给小徐和阿乌牛每人一个白纸本和一支铅笔，说：

“阿乌牛是高山顶石砬子上的小花的意思。他讲不好汉话，但认识汉字，你们就用这本子联系，你们去准备吧，明天一早上山。”

三

早晨。

老乡长送小徐走出乡政府。阿乌牛行装简便，小徐背包罗伞，指北针、旅行袋，手里都是东西。

阿乌牛拿着一个袋上串有一串狍蹄壳的鹿皮口袋，使劲摇着，发出壳壳的声音。

几只长长杈角的驯鹿从森林里跑过来。

老乡长对整装待发的小徐说：“这小口袋叫‘鹿唤’，每天给驯鹿吃盐的时候，就摇这‘鹿唤’。”

阿乌牛迅速捉住三头高大的驯鹿，两头鞣上鞍鞣，一头留给自己，一头交给小徐。另一头驯鹿驮着鸭绒睡袋、毛毯、狍皮褥和铝壶、吊锅。

小徐高兴地跳到驯鹿背上，驯鹿一伏身，把小徐摔倒在草地上。

阿乌牛拖着嘴角不出声，笑得弯了腰。

小徐无所适从，一副尴尬的窘态。

老乡长对阿乌牛责备道：“你这向导啊，教客人骑嘛！”

阿乌牛做骑鹿的示范动作，腿跨得又准又稳。

老乡长：“要慢慢地骑上去，双腿跨上，不要象骑马那样！”

小徐试了几次，终于骑上驯鹿，高兴地向老乡长挥手告别。无边无际的森林。

歌声起。

《在这条猎人小路上》

在这条猎人小路上，
留下了我童年的脚印。

在这里砍过柴、狩过猎，
做过多少迷人的梦。
在这条猎人小路上，
印上了我青春的身影。
在这里养驯鹿，吹口弦琴，
编织过多少理想的花环。

在这条猎人小路上，
弯弯的树枝挂过我的桦皮摇篮，
美丽的驯鹿驮我进过深山。
猎人、小路——
长长的小路，通向林海，
长长的小路，通向天外。

一条逶迤的猎人小道上，传来“乔而然”（驯鹿脖子上系的铜铃）悠扬清脆的铃响。

两头驯鹿驮着阿乌牛和小徐，一头驮东西的驯鹿紧紧跟在她们后面，沿着猎人小路行进。

走出猎人小路，来到了大路上。

阿乌牛和小徐走到大路的叉路口。

阿乌牛跳下驯鹿看路。

小徐取出罗盘指北针，定方向。

小徐指着一条明晃晃的小道：“走这条！”

阿乌牛摇摇头。

小徐指着仪器：“这是罗盘指北针，还有错？”

阿乌牛在本子上飞快写道：“这是条绝路！”

小徐不以为然的说：“相信科学吗！”说完拉着驯鹿走上了那条明亮的道路。

阿乌牛不动，见小徐头也不回朝前走，沉思了一下，才牵着驯鹿跟了上去。

道路越来越明亮。

小徐越来越得意：“跟我走没错。我毕业实习时，也跑过一段山路，搞植被的还有点走山路的经验吧！”

这是一个停车场，林场临时的装车点。

再往前走，是一个陡弯，立着一个峭壁，山下一条大河，湍急的流水奔泻着。

小徐：“真是条绝路！”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阿乌牛。

阿乌牛一笑，并没有责备小徐。

小徐歉意地眨眨眼睛。

阿乌牛牵引鹿调转了方向。小徐跟了上去。

驯鹿行进在两山之间的一片沼泽地前。

小徐慌忙跳下来，示意阿乌牛也下来。

阿乌牛摇摇头，一动不动，仍骑在驯鹿上。

塔头一墩墩，水流缠绕。只见枯草被风儿吹动，远看茫茫一片。

小徐面临沼泽地有点恐惧。

阿乌牛毫不在意，也斜着顽皮的眼睛看着小徐。

小徐挽挽裤腿，牵着驯鹿，鼓起勇气跳上了第一墩塔头，一边生气地喊：“阿乌牛，快下来！驯鹿会把你扔进沼泽地！”

阿乌牛咯咯地笑了。

小徐更动气了：“你还笑，人都走不好，驯鹿还能过塔头？”话音没落，他一跳，噗咚一下落到没过膝盖的水里，三蹦两蹦才跳到又一塔头墩上，“你还不下来，把驯鹿陷到水里，我对不起老乡长，阿乌牛，你这个人咋这么犟？”

阿乌牛没有动气，拉了拉驯鹿的缰绳，驯鹿驮着阿乌牛，叭哒叭哒，大蹄瓣踏到一墩墩塔头上，连声也没吱，平平稳稳在沼泽地里行进。

那头驮东西的驯鹿，也悠闲地跟在阿乌牛后面，轻捷地走在塔头墩上。

小徐忙喊：“等等我，喂，阿乌牛！”

阿乌牛连头没回，越走越远。

小徐这才着了急，骑上驯鹿，满脸恼怒。随着驯鹿安稳的脚步，他崩紧的脸开始松弛。

小徐快追上阿乌牛了。

小徐的脸上显出了平静的神色。

绕过了一个树丛，阿乌牛突然不见了。

小徐禁不住惊恐起来，一边赶驯鹿，一边抱怨：“阿乌牛，你咋和我捉迷藏！快等我，回去看我告老乡长不！”

钻出树丛，阿乌牛坐在一棵倒木上，手里拿着一双高腰的“齐哈密”，打了一个换鞋的手势，小徐顺从地脱下灌了汤的皮鞋，换上了狍皮靴。

阿乌牛把鞋带系在一起，挂在驯鹿驮的背夹上。又掏出军用水壶，递给小徐。

小徐咕嘟咕嘟喝了一阵水，拍了拍阿乌牛的肩膀：“谢谢！你还行，还真讲点义气！”

小徐欲拥抱阿乌牛，阿乌牛一侧身，小徐没抱住他。

两个人又骑上了驯鹿。

小徐望着莽莽的森林，不时传来野兽的叫声和树枝劈巴断裂的声音，他有点紧张：“阿乌牛，走慢点，可别拉下我，我有点害怕。”

小徐叨咕着，一面向四下望着。突然大喊：“阿乌牛，阿乌牛！”前边的阿乌牛不见了，喊了一阵，他寻着路标，发现砍刀新砍下皮的一株松树，找到了路。

阿乌牛骑着驯鹿从后面追上来了。

小徐生气地抱怨说：“阿乌牛，你到那儿逛去了？”阿乌牛羞赧地一笑，骑着驯鹿走到前面去了。

中午。

阿乌牛耳畔响起老乡长要他不要饿着客人的话，跳下驯鹿，

吊起铝锅。

小徐看了一下表：“中午啦！肚子还真叫了！”望望背包，“带点面包就好啦！你什么粮食都没带？”

阿乌牛点点头。

小徐：“这会儿可要喝西北风啦！”他颓然地坐在树墩上。

阿乌牛取来了大米、肉干，并在桦皮包取出火柴盒，点燃木柴。

小徐吃惊地问：“伙计，你原来是个魔术师，转眼之间变来了大米肉干？”

阿乌牛在纸上写道：“这是猎人的空中仓库！”

阿乌牛领小徐爬上丛林中猎人按树的自然长势用抱筋捆上支杆、在空中用木板架起的仓库，上面盖着桦皮，仓库里规则的摆着皮张、一串串肉干、炊具、食盐、粮食……

小徐兴奋地赞不绝口：“好聪明的猎人，防止野兽破坏，建立的空中仓库！又方便过往的猎人，谁用谁取，简直是‘共产主义’！”

小徐喝着肉粥：“好香啊！别有风味，我要喝两大碗！”

小徐对阿乌牛：“都说鄂温克能歌善舞，你唱个歌？要不跳个舞！”

阿乌牛不好意思的一笑，摇摇头。

小徐：“阿乌牛，你跳一个鄂温克舞，我教你跳迪斯科。”

阿乌牛跳起了狂拜舞。

小徐高兴地喊：“真剽悍，够味！”

阿乌牛跳起一个舞步纤弱的民族舞。

小徐失望地说：“呀，越跳越软不拉塔的！”他站起来，“这样跳！”他跳起了迪斯科。

阿乌牛和小徐一起跳迪斯科，两个人跳得都很奔放热情。

小徐：“有你的，你小子比我跳得好！”打了阿乌牛一拳。